

看世界

“瞪羚”快跑！

□ 杨啸林

阳光照在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上，又是奔跑的一天。

生长在这里的瞪羚能够以80公里/小时的速度持续奔跑。每一只瞪羚都知道，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，否则就会被吃掉。不断地奔跑，正是它们身处险境的生存之道。

在经济领域中，也有这样一群“瞪羚”。

“瞪羚企业(Gazelles)”被用于形容通过技术或者商业模式创新，持续保持高速发展，从而成功跨越创业“死亡谷”的中小型企业。

今年，瞪羚企业首次被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这释放出一个信号——如瞪羚般个头不大、高速奔跑、生命力旺盛的中小型企业，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。

“瞪羚企业”这一概念于1994年，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·伯奇与詹姆斯·麦道夫首次提出。生动贴切的拟名，很快帮助这一类型的企业获得全球商业组织和学者的广泛关注。

次年，由硅谷相关机构发布的该区域发展评价报告《硅谷指数》，将瞪羚企业数量作为反映硅谷创新活力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。硅谷对瞪羚企业的界定主要有两大标准：企业销售收入至少连续4年保持20%的增长率；起始年收入不低于100万美元。

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和欧盟统计局共同制定的《欧盟统计局—OECD商业统计手册》中，对瞪羚企业的界定则兼顾了销售收入和雇员数量的持续增长。将瞪羚企业界定为成立不到5年、雇员超过10人、最近3年营收和雇员年化复合增速不低于20%的企业。

根据中国国家标准《高成长企业分类导引》(GB/T 41464—2022)，瞪羚企业首先需具备成熟的商业模式，收入或雇员规模达到一定标准；其次还要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支撑；最后还应具备高成长性，成功度过初创期，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。

各方对瞪羚企业的界定标准虽不完全统一，但都突出了创新能力强、增长速度快、发展时间短的特点。也正是凭借灵活性和创新性等优势，瞪羚企业更易在细分领域实现技术突破，成为各国寻求产业和技术升级的突破口、区域创新发展和经济

增长的关键引擎。

但在瞪羚企业高成长潜力的另一面，还有风险高、不确定性强等特性。这决定了在其发展初期更容易受到市场外部环境的影响，陷入极易夭折的“死亡谷”。比如，高研发投入可能导致资金链紧张，快速扩张可能超出市场需求或企业运营能力。此外，瞪羚企业多集中于新兴领域，这些领域技术迭代快，面临着来自传统行业巨头和其他新兴企业的双重竞争。

在非洲草原，瞪羚的生存秘诀是速度与耐力。对瞪羚企业来说，速度与耐力的形成，还需要外部的帮助与支持。多年来，多国开展了各类扶持政策，为本国瞪羚企业提供驰骋的“草原”。

美国硅谷模式的主要特点是，鼓励银行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，向处于早期阶段的高科技企业发放贷款，同时引入风险投资，形成“技术研发—资本注入—市场扩张”的发展闭环。例如，作为当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企业，Anthropic公司创始团队多位成员来自硅谷AI研究机构，依靠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性能的创新技术，在初创阶段便获得Spark Capital、Menlo Ventures等多家硅谷风险投资机构投资；还通过与硅谷企业建立广泛合作，利用其成熟的服务器和芯片来训练自身大语言模型产品，从而获得迅速发展。

欧盟则通过“地平线欧洲”计划，设置“加速器项目”，重点支持绿色、数字化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，针对其技术和产品市场成熟度进行补充研究和创新支持。比如，德国为新能源企业提供最高50%的研发补贴。

此外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科技瞪羚企业如TransferWise、Revolut等，近年来也借助金融创新生态快速崛起。据统计，自2019年以来，总部位于伦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获得72亿英镑的私人投资。金融城去年还推出了中小企业战略(SME Strategy)，计划推出一个被称为“中小企业门户”的集中式在线平台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。

早在本世纪初，中国便初步建立起对瞪羚企业的系列扶持政策。2003年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启动“瞪羚计划”，为瞪羚企业提供融资、

担保等金融支持。随后，以国家高新区为代表的创新聚集区，陆续启动瞪羚企业培育工作，从发现培育、研究咨询到链接服务，为瞪羚企业跨越式成长构建自进化、自成长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。

根据胡润排行榜统计，2024年全球瞪羚企业数量为803家，比上年增加115家。这些企业在“硬核科技”领域表现突出，涉及领域涵盖光电子信息、数字产业、生物医药、绿色科技、人工智能等。其中，中国以258家瞪羚企业的好成绩位列国家榜单第二名。该统计还显示，在过去5年里，中国的瞪羚企业数量增加了两倍多，涌现出深度求索、宇树科技等一批前沿科技领域企业，在电子信息、生物科技等赛道加速奔跑。这些企业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市场价值，展现出“弯道超车”的惊人爆发力。

2025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首提支持瞪羚企业，既是应对全球经济竞争的关键布局，也是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又一次深化。

一方面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创新技术，在初创阶段便获得Spark Capital、Menlo Ventures等多家硅谷风险投资机构投资；还通过与硅谷企业建立广泛合作，利用其成熟的服务器和芯片来训练自身大语言模型产品，从而获得迅速发展。

欧盟则通过“地平线欧洲”计划，设置“加速器项目”，重点支持绿色、数字化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，针对其技术和产品市场成熟度进行补充研究和创新支持。比如，德国为新能源企业提供最高50%的研发补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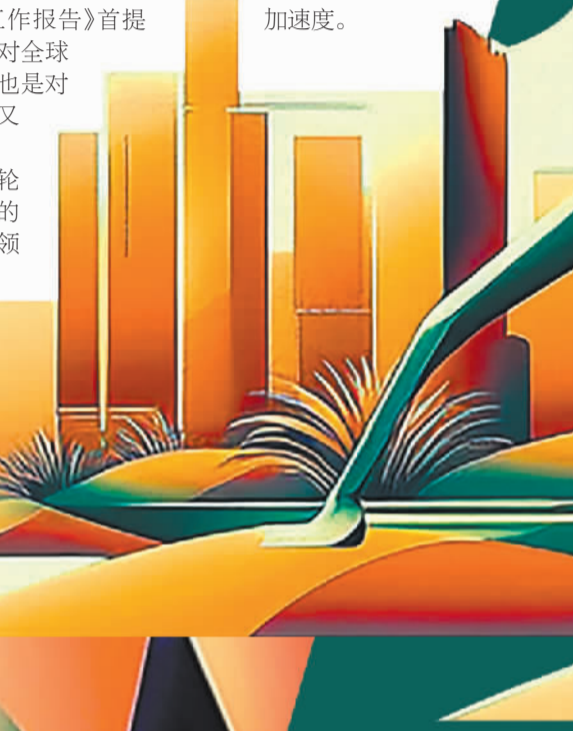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科技瞪羚企业如TransferWise、Revolut等，近年来也借助金融创新生态快速崛起。据统计，自2019年以来，总部位于伦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获得72亿英镑的私人投资。金融城去年还推出了中小企业战略(SME Strategy)，计划推出一个被称为“中小企业门户”的集中式在线平台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。

早在本世纪初，中国便初步建立起对瞪羚企业的系列扶持政策。2003年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启动“瞪羚计划”，为瞪羚企业提供融资、

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。此次从国家层面面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的战略认可，标志着瞪羚企业已经上升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，不仅可以期待更大范围、更深入的政策支持，也将带动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高度关注，缓解其融资难、市场准入壁垒高等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报告强调“梯度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”，瞪羚企业将作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中间梯队，成为创新链条的重要一环。

再大的“巨无霸”，也是从“小不点”长大的。可以想见，未来，中国将进一步为瞪羚企业提供个性化、专门性的精准服务，助力更多“瞪羚”在新领域、新赛道跑出加速度。



印象

咖啡豆的韩国之旅

□ 王姿洁

在韩国，咖啡仿佛无处不在：大街小巷遍布着咖啡店，咖啡店数量和人均咖啡消费量均居世界前列。不少网友表示，尽管韩国不产咖啡豆，但却不妨碍其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咖啡之国”。

清晨，在韩国仁川港的货轮汽笛声中，工人们从集装箱卸下带着热带阳光气息的咖啡豆。韩国咖啡豆大多依赖进口，原产地主要包括巴西、越南、哥伦比亚、埃塞俄比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。2023年，韩国共进口咖啡生豆19.3万吨，进口额达11.1亿美元。

从港口运来的咖啡豆，第一站往往会被送至各类加工厂，被加工为咖啡粉、咖啡液、速溶咖啡等产品。近几年，智能烘焙工厂在韩国兴起，通过新的工艺，传统上需要近1个小时的烘焙过程被缩短至半小时以内，这种生产模式也让首尔街头的标准拿铁价格，比许多国际大都市更加亲民。

在众多咖啡品类中，三合一速溶咖啡最受欢迎，一度拥有六成以上的市场占有率。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又便宜又方便。韩国人工作压力普遍比较大，一杯速溶咖啡既可以提神，又不会占用太长时间，自然会成为工薪阶层每天必喝的饮品。

不过，随着越来越多具有设计感、氛围感的连锁咖啡店、个性咖啡店出现在街头，也有不少人开始习惯到咖啡店喝咖啡。

比如，首尔新沙洞就是韩国最近流行的潮流地标，除了各种网红设计店外，还密布着上百家咖啡馆。清晨晨雾还未散尽，咖啡烘焙的香气就已经漫过林荫道两侧的玻璃橱窗，奏响了这座城市的晨曲。据统计，这里每天消耗的咖啡豆可达1.2吨，相当于每秒冲泡3.7杯咖啡。

温暖的午后，首尔弘大街区的咖啡馆内，不少自由职业者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与磨豆机的轰轰声交织在一起；在光化门广场，附近工作的人们总能抽出时间隔着氤氲的蒸汽聊上几句……这一新近形成的消费习惯使得该时段逐步“霸占”了咖啡消费量日高峰。

在咖啡与当地文化生活的深度交融中，也产生了一些特有的韩式风味。比如，当地顾客更偏爱超烫的拿铁；卡布奇诺通常会撒上一层肉桂粉，味道也较甜……这些细节都为咖啡文化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随着更多年轻从业者进入咖啡行业，不仅手冲、虹吸等传统技艺被发扬光大，韩纸纹样、青瓷冰纹等也流行起来，成为韩国版“现代咖啡美学”的代表。

咖啡豆的韩国之旅并未止步于杯中。

韩国的咖啡产业链不仅涵盖了从咖啡豆进口、烘焙到咖啡产品开发、售卖的各个环节，还延伸到了咖啡渣处理方面。在麻浦区资源中心，工人们会将每日产生的数百吨咖啡

渣转化为环保建材，赋予这些废弃物第二次生命。这些咖啡渣被加工成建筑材料，用于建筑装饰和保温。此外，一所韩国研究院宣布，已经攻克了利用咖啡渣提炼咖啡油的快速热分解技术，咖啡渣有望成为又一种可再生能源。

如今，咖啡已经成为韩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载体。

近年来，韩国涌现出麦馨、每日咖啡师、EDIYA COFFEE等多个本土品牌，不少还开启了跨海之旅。一度爆火的韩国“POSITIVE HOTEL”咖啡登陆东南亚时，连续数日店门口排起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。

此外，韩国还积极举办与咖啡有关的各类活动，包括世界咖啡冲煮大赛、国际咖啡博览会、首尔咖啡展览会等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爱好者前来交流互动。还不时有来自日本东京、中国上海等地的考察团造访首尔咖啡街区，学习借鉴这里成熟的咖啡产业发展模式，感受这里独特的咖啡文化。

当夜幕降临，首尔南山塔灯光亮起，电子屏上的数字正在跳动：“今天，首尔人已喝掉386万杯咖啡”——韩国人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消费趋势重新编码在咖啡中。



在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，墨西哥塔佩克斯公司生产主管何塞·雷耶斯注视着流水线上翻飞的安全气囊布料。“每增加1%的关税，路上就会少许多行驶的卡车。”这名从业10余年的资深工程师感叹道。

从供应商处接收布料卷，裁剪后组装成安全气囊，折叠完成后送往200多公里外的美国，由当地客户最终组装……作为新莱昂州州府上百个工业园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，该企业有500多名工人，主要从事安全气囊的生产，每个环节都高度依赖人工。

多年来，美国汽车供应链已深度嵌入美墨加三国。墨西哥政府数据显示，2024年墨西哥汽车产业取得历史佳绩，产量接近400万辆；蒙特雷所在的新莱昂州汽车产业出口总额突破20亿美元，占全州出口总额的35%，为12万名工人提供了稳定就业。

美国对进口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加征25%关税措施本月4日生效。两天后，美国又宣布调整措施，对符合“美国—墨西哥—加拿大协定”(美墨加协定)优惠条件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。尽管如此，相关豁免政策只持续至4月2日，届时美国计划宣布实施新一轮关税。笼罩在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关税阴云并未完全消散，就像在精密运转的机械齿轮间撒入铁屑，正打乱蒙特雷这座工业城市原本有序高效的生产链条。

当地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两难境地：一方面需要熟练工人维持产能；另一方面又面临裁员降本的压力。雷耶斯指出，如果将汽车线束、安全气囊等生产转移至美国，高昂的人工成本将导致运营困难，因此相关产业或许仍会留在墨西哥，但企业不得不在保生产与控成本之间艰难抉择。

“我们的生产流程是北美汽车产业链密切协作的缩影。”在蒙特雷阿利安塑料公司车间里，总经理费尔佩·比

墨美边境汽车产业“关税漩涡”

在蒙特雷一处办公楼，新莱昂州汽车产业集群负责人曼努埃尔·蒙托亚的记事本上，“不确定性”一词被用红笔反复圈画。

“欧洲和亚洲制造商积极推进新技术开发，北美却被困住了。企业就算再能控制成本，但面对不确定性，无论多好的计划也难以落地。”蒙托亚无奈地说。

“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停工？如何妥善处理员工安置问题？在最坏情况下，是否需要暂时关闭部分工厂？”蒙托亚和同行们忧心忡忡，从业者都在沟通和商讨应对策略。

在蒙托亚看来，无论是多环节征税，还是将生产转移至美国，增加的成本都将如多米诺骨牌般层层传导，最终落在整车价格上。

“全球各地都在推进区域合作，而美国却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，美国人将为此付出代价。”蒙托亚说。

（据新华社电）

吴昊

吴昊

吴昊

本版编辑 韩叙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